



陷

阱

【日本】西村京太郎 著

沈阳出版社

陷 阱

【日】西村京太郎著

杨波 芦丽 译

沈阳出版社

1988·沈阳

责任编辑 王守勋
装帧设计 松 柏
责任校对 王 燕

陷 阱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杨波 卢丽 译

沈阳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 180000
印张 8 印数 1—100000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56-100-6/I·44 定价: 2.55元

内 容 提 要

新宿歌舞伎町夜总会老板梶大介是被流氓玩弄棒球赌博，制造“黑雾事件”推入陷阱的球星。

几年后，邪恶的魔爪又伸向今井……

梶大介与美丽动人的情人佐知子拯救其丈夫今井，今井却与陌生女人裸体死于旅馆中……

佐知子也被拐走，惨遭轮奸、蹂躏……

黑社会卑鄙、毒辣、凶残之极。

梶大介佐知子失身之辱，生死之恋……

红与黑搏斗于血泊之中……

作品情节曲折跌宕，内容深刻，扣人心弦。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灵魂被扭曲，人性被践踏的腐朽没落本质，歌颂了忠贞的爱情。

进入十月，日本职业棒球联赛赛期临近，梶大介不由得坐立不安起来。

十三年前，梶曾是基地设在九州的西日本猎人队的年轻主力投手。由于家居本地，他从九州的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西日本猎人队。

身高一米八二，体重七十五公斤，在当时，这位天生一副出众身材的十八岁的左腕投手，加入球团^①第一年就取得了十五胜的成绩，成为棒球新秀。后来又接连取得了十七胜、二十胜、二十五胜，成为猎人队名副其实的主力投手。

昭和四十五年，是他最显赫的时候，那一年他取得了二十五胜。

他以运用自如的左手快速球和刁钻的曲线球，为猎人队的团体胜利做出了贡献。

在日本棒球联赛中，猎人队曾与著名的东京魔怪队对垒。当时的东京魔怪队在日本棒球联赛中取得了五连胜，声称无敌。该队拥有四十名二十胜投手，安打率亦已达到近三成的惊人程度。

① 职业棒球队及其所属团体的统称。——译者注

与这支常胜球队对阵，说西日本猎人队完全是靠梶一人独挡也不过分。因为主力击球员阵容被对方扼制住，而其他投手又都遭到狂击。结果，西日本猎人队以二胜四负输给了东京魔怪队，但是梶一个人独取两胜，获敢斗奖。

然而就在这时，梶的肩膀出现了伤痛。

在翌年的联赛中，正当猎人队连胜三场，即将以全胜结束比赛时，以后的比赛中，梶的投球却遭到同一对手的强击。这情形激起了众议，舆论哗然。

继而，冲击职业棒球界的黑雾事件的打击接踵而至，本已蒙受众怨的梶更成了众矢之的。

梶不愿意把投球受阻归咎于肩部的伤痛，对领队和教练缄口不做任何辩解，因此更加引起人们的疑惑。

昭和四十六年七月，因涉嫌接受暴力集团的巨款，打假比赛^①事件，梶突然受到职业棒球最高机关召见。说是暴力集团西龙会的一个干部被警察逮捕，供认他给了梶二百万元钱，委以打假比赛重托。

对梶来讲，这实是件没影的事，但不容申辩，他就被永远驱逐出职业棒球界。

十三年过去了，现在，梶在东京经营着一个与职业棒球毫不相干的规模不大的夜总会。尽管这样，一旦日本棒球联赛开始，他还是禁不住回想起往事，热血沸腾起来。

今年，更让梶激动的是西日本猎人队被总社设在东京的铁道公司所收买，更名为东日本猎人队，就是由这支新的猎人队出战日本棒球联赛。

虽然猎人队长期做为九州的球队而倍受亲教，但正因如

^① 指比赛双方事先商定胜负结果的比赛。——译者注

此他才在九州有许多熟人，他不愿和他们见面，就躲到东京来了。

真是奇怪，就象尾随他一样，猎人队也移到了东京。猎人队里还有几个和他同一时期的选手，现在他们有的当了教练，有的成了运动员选拔人。

新的猎人队是时隔十四年首次出席日本棒球联赛，梶很想亲自去球员座席拜望他们，勉励一番。但以被永久驱逐的身份，他实在做不到。

他想唯有对着电视机为他们加油了。

梶在新宿歌舞伎町经营的夜总会名为“号码—24”，这是他做为主力投手活跃于球坛时的西日本猎人队球衣号码。

小而别致的酒店，只设了五个年轻女招待。店里没有装饰彩画、照片，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客人知道老板梶曾经是职业棒球选手。

10月26日，星期三。离日本棒球联赛开幕还有三天。

晚上九点钟的光景，一个女人走进梶的酒店。

虽说女性中饮酒取乐的人逐渐增多，但单独到夜总会来的女人却并不多见。梶在柜台里，起初只是感到新鲜，待他凝神细看时，骤然露出惊讶的神情。他认出那女人是立野佐知子。

不，她现在已和今井结婚，理所当然今井佐知子了。

今井曾和梶同在猎人队当投手，现在仍在猎人队里做投球教练。

佐知子环视了一下灯光微暗的酒店，当看到梶时，她露出释然的神情，走近柜台。

“嗨，久违啦。”梶先开了口。

现在她该是三十四岁了，但看上去年轻、美丽，风韵依

然。

“真的好好久没见了呀！”温柔深沉的佐知子突然收敛起笑容，郑重地说，“我有事来打搅梶先生。”

“什么事？虽然我觉得现在帮不了您什么忙……”

“请您帮帮我。”

梶并不马上回答，把一杯酒放在她面前。

“可以喝这个吧。”

梶说完，自己喝起掺水酒来。

“请帮帮我吧。”

“与其对我说，去求他岂不更好。”梶淡淡地说。

那时，梶二十三岁，她二十岁，通过当时猎人队领队的介绍，两人相识了。那正是梶做为主力投手最为意得志满的时期。两个人热烈相爱，连《体育报》上也登载了他们快要结婚的消息。

假如他不因蒙受假比赛的嫌疑而被逐出职业棒球界，那么他自然也就和佐知子结婚了。但那一事件使一切都落了空。受到永远驱逐处分的梶，失去了主力投手的地位，也令人心碎地失去了佐知子……

两年以后，他痛苦地听说佐知子已与他同在猎人队的投手今井结了婚。

今井是来自大学的技巧派投手，虽然每年只不过取得五六胜的成绩，但因他头脑聪明，投手生涯结束后，就留在猎人队做了投球教练。

“这件事不能去求我丈夫。”佐知子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坦率地讲，就是为了他才求助于您的。”

“今井他出了什么事？”梶问道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今井的

面庞。做为棒球选手，今井的身材略显纤细些，他相貌英俊，却缺少刚阳之气。

佐知子刚要开口说什么，这时，店里边一位顾客随着伴奏乐曲的唱片高歌起来。佐知子低声说：

“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……”

“那我们到外边去吧。”梶催促着她，走出店来。这歌舞伎町一带，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热闹起来。

梶和佐知子穿过人流不息的闹市，朝花园神社方向走去。人行道上人迹逐渐稀少了。

“今井他出了什么事吗？”一边走着，梶问道。

“我丈夫好象受了什么人的威胁。”佐知子压低了声音。

“是谁，为了什么威胁今井呢？您告诉我，没准儿能帮上什么忙吧。”

“这个我不知道。”

“可是您确信他是受人威胁了吧。”

“嗯。这两天，每天将近深夜时都有人打来电话。我丈夫出去接完电话，总是愁眉苦脸，陷入沉思。”

“您问过他电话是哪里的什么人打来的？”

“问过。可他只说是朋友打来的，不必大惊小怪。”

“无关紧要的电话，却在半夜打来，这事儿总有些蹊跷呀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稍加深究，他就大动肝火，所以……”

“以前也有过这种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最近突然发生的。”

“问题是，光是打电话吗？”

“不，还寄过信来。”

“什么样的信？”梶一边走着，点燃了一支香烟。

“是用女人的名字写给我丈夫的，因为有‘亲启’字样，所以我没看，他外出比赛回来就交给了他。他看信时虽然什么也没说，可脸色变了。”

“看一个女人写来的信时脸色变了……按常识讲，该认为是和那个女人之间发生了问题……”

“起初我也这么想，非常恼火呢。我想他肯定是在外边有了女人，就是那个女人写来的信。可问他说，他一口咬定没什么要紧的，把信收了起来，我就更觉得可疑了。”

“此外？”

“那以后四天左右，用同一女人的名字寄来一张明信片。我把它带来了，请您看一下。”佐知子停下来，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叠成两折的明信片。

梶借着路灯光看起来。

寄出人的名字叫“竹下松子”，上边是象出自女人之手的娟秀小字：

日前拜托之事务请实现。做为猎人队教练，您无疑是可以办到的。如您拒绝，我们也绝不罢休。

向美丽的尊夫人问候。

“这张明信片给今井看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瞒着他，我去找了那个叫竹下松子的女人。”

“那么，见到她了？”

梶这样一问，佐知子轻轻摇了摇头：

“没有，明信片上的地址是编造的，怎么也没找到呀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梶又看了一遍明信片。从字面看，只能理解为：一个与今井有暧昧关系的女人，向他提出了某种要求。那么是朝他要钱呢，抑或是有了孩子，要求他承认呢？说绝不罢休，也许是要把两人之间的事公诸于天下吧。

“您认为夜里的电话也是这个女人打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只有那么一次，开始是我接的，那时却是个男人的声音。原来我以为那是他亲属中的男人。”

“从大后天起，猎人队就要和东京魔怪队进行日本棒联赛了，在这种时候，猎人队的教练卷进丑闻可是不太妙啊。”

“是呀，新的领队先生好象非常讨厌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就来麻烦梶先生。请您帮帮我。”佐知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梶。

十几年前，她也曾用同样认真的目光注视过梶，然而意味却迥然不同。那时她的眼睛里燃烧着对他的爱。虽是同一双眼睛，现在，那种爱的火焰却已不复存在了。

“那么，我装作偶然相遇的样子去见见今井吧。”梶说。“即便他对您不肯说，可我们到底是男同事，藏折纳妾的事情，说不定会告诉我吧。”

“那就拜托了。我丈夫他要是象现在这样心神不定，那么在棒球联赛上就必然无所作为呀。”

“为准备29日开始的比赛，教练也一定要参加训练吧？”

“是啊，他上午九点钟开车去球场……”

“就在那个时候见他吧。”梶说。

佐知子怕回去晚了丈夫担心，就拦了一辆出租汽车。上了车她问道：

“梶先生的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我现在是独身一人哪。”梶回答。但是车已经开走了，不知她是否听到。

受到永远驱逐处分的梶，前两年还梦想着有一天处分解除，重返球场，为此，他一直一个人坚持训练。但是，处分始终没有撤消。为了梶，有些球迷还掀起过要求他复归棒球界的署名运动，但也终归徒劳。第三年，梶终于死了重返球场的心，开始经营服务性行业，同时和一个女人结了婚。

那个女人相貌和佐知子有某些相似之处，名叫今日子。

过了近一年半的夫妻生活，不知由谁提出分手，她离他而去。从那以后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。

由于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加之身体强健，那以后他也和几个女人有过交往，但再没有结婚。

（他还在怀恋着佐知子吗？）

时隔多年后又见到佐知子，他仍感到心旌摇动，但似乎并未找到欲知的答案。

第二天是27日。早晨，梶开车前往今井所在的保谷。

将近上午九点时，他来到了今井家附近。他下了车，给汽车挂上发生故障的记号后，就朝今井家的方向走去。

正如他所计算的，在一条缓坡路中途，他和今井驾驶的蓝色BMW车迎面相遇了。

梶扬起手叫住了那辆车，然后装出意外发现的神情高声叫道：“哎呀，这不是今井吗！”

今井却真的满面惊讶：“是您呀，多年不见啦！”他下了车，问道：“您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这附近有个朋友，我是来拜访的，不想车出了毛病，正想到哪儿找个电话借用一下呢。”

“噢，那么上车吧。我带您到附近的加油站去，可以在那儿挂电话。”今井说。

梶坐上了助手座席。

“现在开始搞棒球联赛的赛前训练了？”

“您也来看看如何？您是猎人队的前辈嘛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我至今仍带着永远驱逐出职业棒球界的处分，怎么可以看训练哪。”

“是那家伙恶语中伤了您呀。”

“不说也罢，我已经习惯啦。我倒是想，今晚有时间的话，到我那儿去吧。”

梶把新宿的店名和住所告诉了今井，在加油站下了车。

今井那副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膛令梶艳羨不已。

梶拿不准当晚是否真的能来。可晚上七点刚开店他就来了。

店里的女招待都还没到，也没有顾客。今井在柜台前坐了下来，订了啤酒，然后环视店内：“酒店相当不错嘛。”

“凑合着干就是喽。”

“一点儿也听不到您的消息，真惦记呀，这回可放心啦。对了，佐知子也牵挂着您呢。”

“感谢啦。对日本棒球联赛有信心吗？”梶先从这个话题入手，这当然也是由于他本人确实关心着棒球联赛。

“我们的领队倒是信心十足啊，声言要以四胜一负战胜东京魔怪队呢。”今井笑道。

“您怎么着？公平地讲，还是对方投手阵容整齐吧？”

“不，也许我是偏袒己方吧，我们也很齐备嘛。对方不

过是历史较长，又掌握着宣传工具，已常对选手进行宣传，所以知名度自然高一些。但名声大和实力毕竟是两码事啊。”

“这个我明白，我也在九州时代的猎人队打过球呀。话说回来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忧心的事？”

梶这么一问，一直和颜悦色讲话的今井一下子绷紧了脸。

“我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事情。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”

“我看您眼里不时闪过阴影啊。棒球联赛即将开始，您这位热情奔放的人，这个时候理应情绪高涨才是。”

“我情绪很高嘛……”

“不，您的热情并没有完全激发出来呵，而且还面带忧色。我们是曾在一起打过球的伙伴，您的心情怎样，我一眼就看得出。”

“那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吧，我已经三十九岁啦，日本棒球联赛要求的最高年龄是四十岁。就是您和我也没有多大差别。”

“我已经三十七岁啰。不过，您热情不高可不是年龄的关系吧。有什么心事不妨对我说说，要是棒球方面的事我帮不了什么忙，别的事情也许可以出把力吧。”

“没什么事，现在我只希望我们的投手在联赛中全力以赴投好球。”

“在女人方面，没有什么烦恼吗？”

“女人方面？我不明白您指什么。”今井耸了耸肩。

梶犹豫起来，要是这样谈下去，今井会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吧。梶下了决心，把佐知子给他的那张明信片拿出来，放在今井面前：“偶然遇到她，她说您有轻佻之举，并为此受到什么人的威胁。她非常担心。幸好我有的是时间，答应她尽

全力帮忙。”

“……”今井沉默地看着明信片。

掘为今井喝空了的杯子里倒上啤酒，说：“您夫人看了明信片很是惊异，但对于您的轻浮一点儿没生气啊！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她做得很好。她说所担心的是棒球联赛大战在即，而您可能产生动摇。如果您确实受到了这个寄明信片的女人的威胁，那么请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。我是搞服务性生意的，对于这种事自然是驾轻就熟的啊！”

“女人的事情吗……”今井嘟囔着，不知为什么嗤笑起来。

“您是受了寄明信片的女人的威胁吧。”

今井长吐了一口气，“不光我妻子，让您也跟着担心，真对不起。不过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儿，已经没什么啦。”

“可她现在不是还在威胁您吗？听您夫人说，半夜里打来电话，您就显得忧心忡忡。”

“我不否认，我也娇宠女人，终于弄出不正常的事儿，那个女人纠缠着要求做出适当安排。不过，经过好言协商，已经解决了。我也想要好是在日本棒球联赛之前解决。请放心吧，我对妻子也是这么讲的啊！”

“真的解决了？”

“啊，那当然。”

“果真如此就好啦……”掘不知怎么，竟觉得是被他堵塞过去了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。

昨天夜里佐知子来拜访，听她诉说时，他本以为今井已陷入了一筹莫展的窘境。由于佐知子的求助，他本打算尽一点儿男子汉的侠心义胆，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那么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了。

今井站起身来。他匆匆走出酒店后，棍仍愣愣地呆了好一阵儿。

既然今井本人说事情已经完结，那么棍自然无需任意到处奔走了。

（真是不可理解啊！）

他想。果真如今井所说，已经解决了吗？佐知子说先写信来，以后又是明信片，还有半夜打来两次电话。如此纠缠不休地威胁，是轻易可以解决的吗？

也许是由于思考这件事吧，他招呼客人的态度很粗鲁，甚至有的顾客气不过，离席而去。

酒店十二点打烊。待顾客和女招待们都已离去，只剩棍一个人时，已近凌晨一点了。这儿通常如此。

他坐到沙发上，把两条腿伸展开，慢悠悠地点燃了一支烟。日本棒球联赛和佐知子的事一起浮上心头。他自然也想起了十四年前在联赛上与东京魔怪队交锋的情景。他最乐于回忆的，还是自己最显赫的时期。

门突然开了，有人走了进来。

“对不起，已经停业啦。”棍坐着没动。

但来人不客气地进来了，而且不是一个。是三个。

棍猛然从这三个汉子身上感觉到一种狂气，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
来人沉默不语。看上去他们都在三十岁上下，身材矫健。

“诸位有什么事？”棍发问的同时，留神着他们的举动。

（看来是一伙惯于打架的家伙呢！）

他想道。这并非做为体育选手的直感，而是他少年时代态

意妄为养成的感受能力。

梶出生于九州一个叫S的小镇，从小学时候起，就成了有名的恶少。在中学、高中也是恶习成性，终日打架。就是那时养就了机敏的感觉力。

（这些家伙象是故意来寻衅打架的。）

梶想着，故意慢腾腾地凑近他们。

“有事不妨讲出来。”他说着，突然朝右边那个人挥拳打去。那家伙跌倒在地板上，另外两个人从侧面朝他扑来。

梶对自己的体力颇为自信，对于打架也信心十足。但对手也是打架能手，而且是三个人。

右边那人虽然被打倒了，可另外两个却凶狠地大打出手。终究是年龄不饶人，工夫不大，三十七岁的梶就感到体力有些不支了。

（大概放不过他们吧！）

梶做了最坏的精神准备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又进来一个年轻男子。

（嚯！又来了一个帮手吗？）

梶正这样想着，那人立在门口高声问道：“哪位是梶先生？”

“是我！”梶扬起一支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的下巴挨了一拳，跌倒在地。“是我！”他一边往起爬，又喊了一声。

“我是梶！”

“那么，那几个人是谁？”门口的男人问。

“我哪知道！突然闯进店来寻衅打架。”梶说着，又给了眼前那汉子一拳。对手摇摇晃晃，刚要站稳，梶又朝他的迎面骨飞起一脚，那人发出一声呻吟。